

泰山与鸿毛

——中国名人之死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临终犹呼“星斗南”！

——林则徐之死

〔小传〕 林则徐（1785—1850年）字元抚，又字少穆、石麟，晚年自号竣村老人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政治家，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伟大民族英雄。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，自幼聪敏好学，科场得意，连中红榜，13岁取秀才，19岁中举人。此后为维持家计，一度教书，为人司书、幕僚，于下层有所接触，思想逐渐开扩。1811年中进士，开始入仕途，为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近十年。1820年出任江南通监察御史，此后历任杭嘉湖道、两浙盐运使，江苏、陕西按察使，河南、湖北、江宁布政使，河东河道总督、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等职。在职内，林则徐比较接近人民，注意民力的开发和利用。他清廉自守，力图改革，在整顿吏治、兴修水利、发展农业、放赈救灾等方面，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。

1836—1838年，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之际，正值鸦片之害日甚一日，中国白银外流，朝廷财源枯竭，社

会风气日下，人民痛不欲生，清统治者内部禁烟、弛烟之争也日趋激烈。1838年7、9两月，林则徐连上奏折，坚主禁烟，呼吁上下“并力一心，誓除此害”。疾呼对于鸦片问题“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。年底，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，节制广东水师，赴广州查禁鸦片。翌年至广州后，在总督邓廷桢、提督关天培等协助下，既支持外商的正当贸易，又严厉打击鸦片走私活动，态度坚定，雷厉风行，迫使英、美等国鸦片贩子缴出鸦片2376254斤。1839年6月3日，于虎门开始销烟，至6月25日销毁尽净。

销烟壮举，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邪恶和外来侵略的决心。英国侵略者气急败坏，于1840年6月悍然挑起鸦片战争。林则徐严密防守，英军无计可施，北上转犯大沽。清廷大起恐慌，投降派诬蔑林则徐“误国病民，办理不善”，把他革职。1841年，林则徐被遣戍新疆，兴办水利，从事屯田。1845年10月，林则徐获释，任陕甘总督、陕西巡抚、云贵总督等职期间，曾镇压过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起义、其著作有《云左山房文钞》、《云左山房诗钞》、《俄罗斯国纪要》、《林则徐集》等。

1850年11月22日，中国近代史上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——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，病重医治无效，逝世于今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。

对于许多英雄人物的离去，人们经常喜欢为他们的死涂上一层神奇的色彩，对于林则徐的死也同样传颂着不少离奇的故事。在后人的心目中，英雄的一生是不平凡的，因此他的死亡也不应该是平淡的，于是便运用这些故事来寄托自己对英雄的无限哀思、深沉怀念与崇敬之情。

在传说中，一般都认为林则徐是被他的宿敌鸦片商人毒死的。据说，当年遭到林则徐严厉惩治的广州十三行鸦片商人，对林则徐一直恨之入骨，他们只要听到林则徐的名字便感到胆战心惊，因此时刻图谋置林则徐于死地。原十三行总头目伍绍荣，当年林则徐一到广州，立即把他锁拿起来，关进了粤秀书院，使他大吃苦头，经济上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，所以他对林则徐的仇恨尤深。1850年10月，清朝廷起用病居福州的林则徐前往粤西督师，镇压太平军。粤西靠近广州地面，十三行商人害怕林则徐再度惩治他们，同时也想一报昔年宿怨，于是便由伍绍荣出面，用重金收买了林则徐早年雇用过的一个叫郑发的厨子，命他再度混入林则徐厨下，伺机毒死林则徐。林则徐奉命急驰西上，行抵普宁时病倒了，儿子林聪彝从潮州请来一个名医，急加医治，病情居然略有好转。第三天头上，晨起之后，林则徐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吃东西，传话厨房送点粥来。很快，厨子端着一碗林则徐一向非常喜欢吃的“蛋丝粥”，来到卧室门口，贴身小厮马上从厨子手中接过来递给林则徐。林则徐无意中望了厨子一眼，忽地觉得十分面熟，可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林则徐端起碗呷了几口粥，觉得与往常味道不同，粥中有股异味，颇难下咽，他正想问问这粥是怎么回事，忽地想起门口那个厨子，就是当年在广州查禁鸦片时自己雇用过的原十三行馆的厨子郑发，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事情十分蹊跷，林则徐命儿子去把郑发找来要问一问，可是郑发已经不知去向了。事情更可疑了。当晚，林则徐大泻不止，病情顿失转重，奄奄一息。联想到郑发给他做的那碗蛋丝粥，林则徐明白自己中毒了，生命已经无救，他沉痛地对儿子说：“聪儿，父亲毕生志在抗英御敌，可惜英鬼仍横行于我国土，国贼犹跳梁于朝

廷，我是壮志未酬，死有余恨啊！”刚刚说到这里，他感到腹中突然一阵彻肝裂胆的剧痛，疾呼：“星斗南！星斗南！星斗……”话音未了，断气而亡。据此，有人说郑发在粥中下了巴豆，也有的说是下了黄蜡毒药。“星斗南”是福州方言，与“新豆栏”同音，新豆栏是广州外商集居的一条街名，林则徐当年曾查办过那里的洋商。因此他临死高呼“星斗南”，意思是想告诉儿子，害死他的是广州的鸦片商人。

这个故事，后来被人们添枝加叶，流传得很广，并且为许多书刊所载录。可是，仔细一琢磨，故事漏洞很多。林则徐身为钦差大臣，周围戒备森严，一个不明不白的郑发怎么会半路打入林则徐的厨下？林则徐 11 月 1 日在福州接至上谕，5 日动身，一路急驰，16 日到普宁，如此短促时间内，广州商人如何得知林的行踪？怎么来得及收买郑发，又使他钻入林的厨下呢？……，特别是，在普宁为林则徐治病的医生后来证实林则徐确实是患病不治而死，并非中毒而死。

林则徐半生坎坷，1841 年，他 56 岁走上了远戍伊犁的道路，长期戍守边陲，饱经风霜忧患。1845 年 10 月，林则徐获释时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，四年多的戍役生活，使他疾病缠身，鬓发皆白。1849 年，林则徐以年老多病呈请开缺，留在昆明养病侍命，他当时虽然久卧病榻，仍时时关切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，在一首诗中他自述说：“病榻呻吟忧未了，残灯孤枕警中霄。1850 年 2 月，林则徐以病弱之躯，携带家眷，走上了回归故乡的行程。2 月下旬，道光皇帝病死，林则徐得到消息后，怀念道光皇帝对他的“雨露雷霆”，痛忧自己的不幸遭际，不禁失声痛哭，因而身体愈加衰弱，几乎日夕与药罐为伍。一路上全家人们边走边为林则徐找医生治病。由于旅途的劳顿，走到南昌时，林则徐病倒了，不得不在百花洲暂

寓就医。在百花洲一住就是四十几天，病情略有起色，林则徐一家又登上了行程，于4月10日。回到了故乡福州。

回到福州后，林则徐多方延医治病，长期辗转于病榻。6月，清廷准备重新启用林则徐。7月，当闽浙总督、福建巡抚奉命到林则徐家探望他病情时，林则徐哮喘咳嗽、气逆、鼻塞等病虽然略有好转，但“疝气下坠”十分严重，行坐不能自适，时时作痛！林则徐也以疝病实重，力以婉辞，清廷也只好作罢。

1850年秋，广州天地会起义风起云涌，如火如荼。清廷调兵遣将，仍无济于事，遂于10月7日再度起用林则徐前往镇压。11月1日，林则徐得到赴粤的命令。这时，林则徐已卧病于榻，本来无力赴命，但是对皇帝的愚忠，促使他不顾难以支持的病体，仍然勉强支撑着于11月5日，带着儿子林聪彝等急驰广西。福州距广西1200多公里，军情紧急，林则徐躺在轿子里昼夜奔程，不敢停息。12月到漳州时，由于一路颠簸，过于劳累，旧病复发，疝气下坠十分严重，但他不敢违背皇命，仍然催促继续出发赶路。16日，路经潮州时，林则徐突然又吐泻不止，病情危重，连走路都困难了，本应就地休息治疗，但是，广西告急军报接连而至。林则徐深知君命在身，“军务孔亟，力虽孔乏，不敢稍休”，于是，挣扎着继续赶路。但是，这一天到达揭阳时，林则徐实在再也走不了啦。左右的人主张就地找个医生看看。揭阳县令看到林则徐病情十分危重，怕承担责任，说本县最著名的医生黄华珍现在普宁城开业，请林则徐还是赶快到普宁县就诊。第二天，人们只好又抬着重病的林则徐急急赶往普宁，19日到达普宁县时，林则徐已经是“昏晕难起”，神智不清了，只得暂时下榻于“黄都书院”。黄华珍医生来到后，诊断林则徐是由于长

期患病，身体虚弱，加上一路奔波，外感风寒，以致又吐又泻，病情十分笃重，到底如何，不好说，只能试试抢救。当即由黄医生写下脉论、症论、方论，并附上药物。可是，服侍林则徐的人是北方人，认为医生开的药剂量太小，恐怕无济于事，便没有给林则徐服用，20日，黄医生又来复诊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他对林则徐左右的人说：“今天我开的药，你们没有给他吃，现在病已耽误了，没有救了，再吃药也没用了！”病情发展，果如黄医生所说，林则徐也知道自己不会久于人世了，便命儿子代笔，自己口述了一封遗折。22日午前七八点钟左右，林则徐口呼“星斗南”而死。“星斗南”指广州城中十三行附近的“新豆栏”街，因此可以说林则徐死前依然在关心、忧虑着祖国的东南角，关心着中国人民抗击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。

林则徐去世后，黄华珍以事关朝廷钦差大臣，为示慎重，特将其诊视林则徐所书脉论、症论、方论上报朝廷，请求审核。御医检验了药物，审核了脉论等，确认诊断正确，用药亦无误。为此，清廷还钦赐黄华珍“杏林春满”匾额一块。既有医生诊断为证，则林则徐被毒死之说自然不能成立。

“死得其所，快哉 快哉！”

——谭嗣同之死

〔小传〕 谭嗣同（1865—1898年）字复生，号壮飞，湖南浏阳人。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，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少年时即接触了王夫之思想，受到了爱国主义启蒙。1884年，他离家出走，一度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府，旋即遍游南北各省，到处寻师问学，探求救国利民的真知。前后历时十年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，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，激发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，苦思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，勇敢地投入了维新变法活动。他曾参加天津一带农民会党“在理教”。甲午战争后，曾筹划建立湖南强学会。1896年，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，供职南京，捐知府官衔，分发江苏候补。居于南京之际，变法声浪日益高涨，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颇有声势，谭嗣同经常至上海与梁切磋变法之事，并任《时务报》董事，经常为报刊撰稿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积极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，撰成《仁学》一书。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，为维新派的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，向封建

旧道德、旧秩序、旧制度提出了勇敢的挑战。其中对君主制的批判，也为后来革命派的反清革命准备了精神食粮。1898年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、按察使黄遵宪等人之邀，至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筹办新政，积极宣传革命意识，培养维新志士。不久，又与唐才常等创建了南学会，以联合南部诸省维新力量，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。该会每七日集会演说一次，谭嗣同为实际主持者和主讲人。谭嗣同还参预创办了《湘报》，并任主笔，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。当湖南新政遭王先谦、叶德辉攻击时，他表示即使“杀身灭族”也决不后退，并曾准备以暴力手段推进变法。8月，经人推荐，光绪召见了谭嗣同，9月5日授四品衔军机章京，参与变法。谭嗣同认为“朝廷毅然变法，国事大有可为”，遂悉心力，拟定诏旨，批答奏章，深受光绪器重。后党密谋政变，光绪帝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，谭嗣同访袁世凯，请袁举兵相救。不料袁反向荣禄告密，次日政变遂起。谭嗣同遂被捕遇害。

1898年9月21日，一场主张变法维新，谋求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——戊戌变法失败了。七天之后——1898年9月28日，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这场变法运动写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血，使中国人从沉睡中惊觉了；血，宣告了封建王朝末日的即将到来。六君子的血没有白流，谭嗣同的血更没有白流，他被后人誉为“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”。在变法失败后，谭嗣同主动以自己的牺牲向封建顽固势力做了最后一次反抗，是六君子中死得最为壮烈的一个。

由于顽固派头子慈禧、荣禄等人的积极密谋，由于两面派袁世凯的倒戈告密，维新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便宣告失败了：慈禧太后宣布“垂帘听政”，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，一切新政统统撤销，接着清政府又撤下兵马开始捕捉维新派人物。

得到变法失败，清政府下令要捉拿维新派的消息后，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东渡日本。这时的谭嗣同却毫无惊慌之意，他已经做好了以一死殉维新的准备。他慷慨激烈地说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召后起”——没有人先行一步，就不能闯出未来的道路，没有人先流血牺牲，就无法唤醒沉睡中人们的觉醒。谭嗣同决心要做一个先行者、先死者，因此他把自己的书信文稿统统交给了梁启超，并说：“你快到日本去，我只要你要我这箱东西带去，就没有其他挂怀了！”

后来，谭嗣同的莫逆之交大刀王五赶来，也劝谭嗣同赶快逃走，免遭慈禧毒手。谭嗣同还是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既入军机，便要负责到底，若时局不可逆转，唯有一死。”并解下随身佩剑赠与王五：“你我多年，以此物作个纪念吧！”

日本使馆也派人与谭嗣同联系，说是可以帮助他逃脱。谭嗣同又毅然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

完全有可能避开清廷的屠刀，谭嗣同却坚决地留了下来，他准备走上维新运动的祭坛，用自己的血来唤起后来者。

9月25日，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，押于刑部监狱。清政府根本不对谭嗣同等六人进行审讯，慈禧早已下令将谭嗣同等六人尽快处死。身在狱中，谭嗣同泰然自若，时刻紫

系于怀的仍然是苦难中的祖国、黑暗暴政下的人民。他拾起一块煤屑，题诗于壁：

望门投止思张俭，
忍死须臾待杜根。
我自横刀向天笑，
去留肝胆两昆仑。

他想起东汉时的两个故事：张俭因弹劾宦官被迫害而逃亡，杜根因谏议太后还政于帝被抓起来，几乎死去。自己呢？他谭嗣同要做一个面对屠刀决不屈服的斗士，无论是活着，还是死去，都要让自己的赤胆忠心象巍巍昆仑一样高悬于天下。他，视死如归，视死为荣；他，不仅活着同顽固派斗，还要以鲜血唤起更多的民众继续同顽固派斗。他给康有为、梁启超写了绝命书，表示了自己虽死仍要战斗到底的意志：

“嗣同死矣！嗣同之事毕矣！天下之大，臣民之众，宁无一二忠臣之士，伤心君父，痛念神州，出而为（陈）平，（周）勃、（徐）敬业之义举乎？果尔，则中国之人心真已死尽，强邻分割，即在眼前。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，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。啖血书此，告我中国臣民，同兴义愤……。嗣同生不能报回，死而为厉鬼，为海内义师之助。”

1898年9月28日下午4时，谭嗣同和刘光第、杨锐、林旭、康广仁、杨深秀，被押赴菜市口刑场。北京城里的市民闻讯，纷纷前去为志士送行。

走下囚车，谭嗣同厉声质问监斩大臣刚毅：“我们是朝廷大臣，你们秘密逮捕，不经审讯即处以死刑，国法何在？天理何在？”

刚毅蛮横地说：“我奉命监斩，你休得胡说！”

谭嗣同毫不屈服：“我还有话要说！”

“有旨不准说话！”刚毅命皂役递过一枝毛笔，叫谭嗣同在判决书上画押。谭嗣同接过笔不去画押，却在判决书上疾挥而就十六个震撼人心的大字：

有心杀贼，

无力回天。

死得其所，

快哉快哉！

然后掷笔于地，从容走上刑场。

谭嗣同用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杀身警世魂系中华

——陈天华之死

〔小传〕 陈天华（1875—1905年）原名显宿，字星台，又字过庭，别号思黄，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宣传家、杰出的革命活动家。湖南省新化县人。陈天华15岁入私塾，后入资江书院读书。1897年被录为长沙时务学堂课外生，旋考入新化求实学堂，开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。1903年东渡日本，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，积极投入了留学生的爱国宣传活动。4月，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东三省，参加了拒俄义勇队，在本部任办事员，并被举为“运动员”。6月，与黄兴等组织了“军国民教育会”，鼓吹武力反清。1903年秋，发表了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等书，热情宣传反帝爱国，积极鼓吹反清革命，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。1904年2月，积极参加策划在湖南的武装起义活动。起义失败后，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捕，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，一面在法政大学学习，一面从事革命宣传工作。1904年夏，回国参加刺杀西太后活动，未能成功。1905年在日本东京

与宋教仁等创办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，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，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，拟定《革命方略》。《民报》的创刊后，为主要撰稿人之一。12月8日投日本大森海湾自杀。

在炎黄子孙的历史上，有一大批金光闪闪的名字；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，有一条千折百回的道路；在神州蔚蓝的天空中，有一面炽红如火的旗帜。这名字是民族的尊严所熔铸成，这道路是志士的足迹所踏出，这旗帜是烈士的鲜血所染成。这名字中有陈天华三个大字，这道路上有陈天华巨大的脚印，这旗帜上有陈天华的一腔热血。他死时，仅仅三十岁。他激愤蹈海，不是为了激起亲友的哀痛，不是为了博取坟头的一束小花。他以身殉国，是为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敲响警世的巨钟，唤醒我们的民族：爱我中华，救我中华！

1905年，中国同盟会成立，革命大潮汹涌澎湃，留日学生是当时革命党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。一向媚外卖国的清政府，恬不知耻地请求日本政府协助控制中国留日学生，企图扼杀在日的中国革命力量。11月，日本政府颁布了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，对中国留日学生一切行动严加控制，宣布要监视留日学生的一切活动。中国人要接受外国人的控制和监视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，爱国的留日学生骚然了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义愤填膺。11月26日，日本学校限令中国留日学生重新填写履历，激起了更大的怒潮，八千六百多名学生拍案而起，集体罢课。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，《警世钟》和《猛回头》的作者陈天华，这时正在日本留学。置身于学生运动的大潮中，使陈天华意识到中国人绝不是一盘散沙，中国人

是有力量的。

留日学生的正义行动，遭到日本统治者的压制，他们辱骂留日学生是“乌合之众”，说中国人“放纵卑劣”。爱国的留日学生更加激愤了，但是在外来压力之下，学生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歧，一些骨干力量不愿再继续领导这场运动，对于坚持罢课还是回国也有不同意见。运动要搁浅，要夭折。满腔热血，准备拼死一搏的陈天华，对此不禁感到茫然，感到悲愤。他几夜几夜不能成眠，苦苦地思索着，甘受奇耻大辱，而毫无反抗，一哄而起，一哄又散，岂不是真的证明我们中国人确实是“乌合之众”？岂不真的证实我中华民族确实是“放纵卑劣”的下贱民族？他痛苦，他激愤，他不甘心运动的夭折。不行，要使中国人进一步觉醒起来，要使中华民族大振作起来，要使世界上必须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！如何震醒国人？空谈显然无用，目前必须采取行动。如何行动？陈天华认为，与其生而多言，不如死而少言，要用鲜红鲜红的血使朦朦胧胧的人们猛醒，才能迅速扭转运动的局势，要展示死亡的威胁，使混混沌沌的人们集结起来，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。想到这里，他决定以个人的一死，来敲响警世的巨钟，激励国人团结斗争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是伟大的民族！是不可欺侮的民族！他要向人们证明：死都不怕的中国人，为了民族的尊严，为了光明的未来去战斗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1905年12月7日，陈天华在住地东新泽社关起门来，从早到晚，奋笔疾书，写成了三千言的《绝命书》。在《绝命书》中，他庄严宣称：他之投身东海，是要以一死使人们有所警醒。他呼吁爱国的同学们“坚忍奉公，力学爱国”，以振兴我中华民族。他大声疾呼：万众迅速奋起，推倒清廷的反

动统治！

12月8日清晨，陈天华起床后，平平静静，照常做事。料理完工作，他出门把《绝命书》寄给了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，然后来到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。面对茫茫大海，滚滚波涛，陈天华思绪万千，胸怀激烈。他曾写过轰动一时的《警世钟》一书以唤起革命，现在他要用自己的一死把警世巨钟撞得更响。对于过去他没有什么再留恋的，他只寄希望于身后，期待着中国人的彻底觉醒。呼然一声，陈天华纵身跳入了大海，汹涌的波涛迅速吞没了他。

一个革命志士以身殉国了，一声震撼人心的警世巨钟的怒吼直彻云霄，长鸣不已！

留学生们找到了陈天华的尸体，集会宣读他的《绝命书》，场内热泪横飞，震动不已。消息向四面八方飞速传播，激起了强烈的、巨大的反响。全体留日学生决定，集体归国，以示表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。国际舆论也震惊了，纷纷谴责日本政府，迫使日本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国留日学生的一系列正当要求。

在国内，各报相继登载了陈天华的事迹和他的一些著作，各地相继举行集会，悼念烈士，声讨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。

烈士的家乡的湖南人民赴日迎回陈天华的遗骸。反动的清政府横加阻挠，不准进行公葬。群众与清官员面对面进行斗争，怒斥清官员说：“今台湾、胶州、广州、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而不惜，加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抓土反不能容乎？”清官员无言以对，只好默许。1906年5月23日，陈天华遗骸运抵长沙，数万群众排成了十多里长的送葬队伍，高唱哀歌，将烈士灵柩安葬于岳麓山爱晚亭西北侧。

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

——秋瑾之死

〔小传〕 秋瑾(1879—1907年)原名闺瑾,小字玉姑,字璿卿,自号竞雄,又称鉴湖女侠、汉侠女儿。祖籍浙江山阴(今绍兴),客籍福建。秋瑾是现代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,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,著名的爱国女诗人。她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,少年时期即雅好诗文,仗义好侠。1890年随父入湘,22岁时,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。1903年随夫迁居北京。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,清政府腐败无能,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。1904年夏,为寻求革命救国之道,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束缚,自己筹资留学日本。在日本期间,秋瑾在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补习所学习,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,与陈撷芬发起“共爱会”。1904年秋又与刘道一等组织“十人会”,以反抗清廷,恢复中华为其宗旨。秋瑾极擅口头宣传,曾组织“演说练习会”,号召人们为革命大喊大叫。她还创办《白话》杂志,撰写了许多革命文章,鼓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,提出男女平权。1905年夏回国后,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